

金一虹 張錫金 胡發貴 著

蘇醒中的女媧

——女性意識新論



南京大學出版社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

女性意识新论

苏醒中的女性

金一虹 张锡金 胡发贵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南京

(苏)新登字第011号

女：性 意识 新 论
——苏 醒 中 的 女 娲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江宁县湖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151千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

ISBN 7—305—01297—1/C·39

定价：3.00元

内 容 介 绍

10年，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瞬间。然而改革开放的10年，对于中国妇女而言，却是极不平常的一个历史时期。她们的外部环境在急剧变化，她们的内心世界则涌动着波澜甚至风暴。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在妇女身上唤起更大的改变命运、改变旧的生活方式的希求，然而生活所提供的选择是有限的，机遇在男女间是不均等分配的，这一矛盾冲突给现代女性带来种种烦恼乃至人格危机，于是就有了无数的期望、失望、欢欣、惶惑；有飞蛾扑火般的追求，又有无奈的退却与疲软。生活的振荡，情感的交错，为当代女性提供了心理激荡、观念突变的条件。本书把视角对准80年代中国这一特定的时空点，分析概括在发展商品经济带来女性生存环境的变化这一大背景上的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苏醒，新的人格的形成过程以及发展的前景。

序 苏醒中的女娲

《圣经》告诉信徒们，她们的女性始祖是夏娃，而古老美丽的神话为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人描绘了自己的女性始祖是女娲。“娃”与“娲”，在语音上的近似，是否暗示了两种文化体系在心理结构上有什么内在联系？（“夏娃”在希波莱语中是“生命之源”）也许这就象世界上不同语种的儿童为什么都用“mama”来称呼自己的母亲一样，既难以解释，又让人联想浮翩。

由于一个是远古神话的自然的美玉，另一个却是人类进入男权社会的精致产品，两位始祖神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品格。夏娃从诞生那天始就注定她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她不过是他身上的一条肋骨，为他而创生，为他而存在。但在我们的神话中，在没有男性始祖之前，女娲就独自在天地间漫游了。她抟黄土为人，又把生命气息吹吁于他们，使大地上繁衍着千千万万黄色的子孙。她以她自由的创造证实着她的存在，她的主体性力量，是何等潇洒！何等地自我！只是当她的创造物——人类诞生伊始，她就再没有灵魂的安

宁。她注定要为她众多的儿女们烦恼、操劳——为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补天，为他们的繁衍而主婚配，为他们的精神生活而造笙簧……直至自己耗尽心力，倾倒于天地之间。这是伟大的母性意识的高度凝练。这被抹上神话之绚丽色彩的女娲正是原始女性英雄的群体性图象。

生存——创造——繁衍乃是她们生存的方式；

生存意识、创造意识、母性意识乃是原始女性意识的要素

当人类跨入文明的门槛之后，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女性又是什么样的呢？那镌刻于甲骨、青铜之上的文字对她做了形象的概括：

𠂔𡇗𡇗 (“女”)

𡇗 (“母”)

𡇗 (妻)；𡇗 (妻)

𡇗 (奴)；𡇗 (妇)

啊，这就是文明制度下的女人，一个两手胸前交叉、屈膝而跪的人。无论是女儿还是妻子、母亲，无论是贵妇还是贱妾卑奴，她们一无例外地、集体地、历史地跪下了。这就是女娲的后代吗？自在的、野蛮人的洒脱不复存在，独立自由的创造主体不见了。她们一无例外地成了男人的私有之物，为他而存在，为他而生育，她们失去的是独立存在的价值。“妇者，服也，伏于人也。”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也就丧失了自主意识，甚至失去了独立思维的能力（就连才女们如班昭也按着男性主人定下的基调诉说）。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失去了主体性的女性意识，不过是宗族意识、从属意识与奴隶意识的总和。大地上行走的是女性为他人役使的躯体，一个泄欲的对象、生殖的工具。主

体意识沉沉睡去，这一睡就是数千年的沉沦——直到工业文明的炉火再一次照亮天际。

工业文明的黎明期，曾被称为是发现人的时代。尽管新兴资产阶级发现的人是男人，女性依旧被遗忘，但毕竟，封闭的门窗已被撞开，民主主义的长风，吹吁着阵阵新的生命气息，呼唤着昏睡着的女娲之魂醒来。而一代又一代最先觉醒的女性先驱们（从秋瑾到近现代的女性民主主义革命者、女性共产党人）亦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为新中国的诞生铺下不可或缺的一方基石。

新中国的建立以及第一次把男女平等写到其册版上的新宪法的问世，对于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石破天惊般的效应。在几千年沉沦之后，女娲的女儿们，第一次由集体地长跪到集体地站立，她们迈开那曾被层层包裹了近一千年的双足，舒展着被长久扭曲、捆束的四肢，其变化只须用“天翻地覆”来概括。

从法定的女奴到法定的主人，她获得了主人的感觉、平等的意识。虽然这种平等的意识在初始阶段还是素朴的、粗浅的，但伴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女性职业化的推进，正一步步深深扎下根来，成为新中国女性不可动摇的信念、新女性意识的最基本的主调。参与社会性劳动与两性自由地交往，乃是形成自我意识的两大支柱。

但是，因抑郁数千年而萎缩的女性自我迄今还很幼小。尽管她随着粗壮的母株一起生长，而主体意识的苞叶尚未绽开。在争取社会性解放的过程中，女性更多地得到男性的导引、提携（尽管她自身非常地投入、非常地努力，并做出卓著贡献），因而积极地与男性认同。一方面带来稳定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凝固了自我意识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无可非议的，那是女性的一次整体性的崛起，但还有待于她的个体变得更加强大，有待于女性意识在深层的觉醒。

这一次新的觉醒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并非偶然。改革开放带来了这样一个充满变化与转机的大环境，现代化的风方吹开了观念意识变革的序幕，它对女性的意义，不啻于又一日出！

马克思曾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们的世界与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当一个重新开放的世界从理性上对人的希求、欲望予以肯定之时，女性在生存、安全等需求之外的更高层次的需要：自尊、成就、发展……被一一唤醒，这是精神的普遍复苏，也是自我在女性身上的复苏。女性天空的迅速发展，个人的心理价值提高，自我意识有了广阔的发展天地。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苏醒的女娲会发现，当她再一次找回自我之时，她已不再是神，而是平凡的女身。她需要和男性一样拼搏，她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凡人的业绩。因为变革使利益群体发生分化，女性在意欲进入平等的竞争的竞技场之时，昔日的男性保护者已经站在竞争对手的一方，这使女性深深感受到女性的特殊存在、特殊利益。特殊的发展需求。女性在为变革最先付出代价之时，生存环境的相对不稳定化，进一步强化了她的自我意识。

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对抗，也使两性冲突表面化，在世界性的“代沟”问题之外，又出现了“性沟”的问题……种种因素都使行使主人权利的、行动中的女人在精神上走向成熟。

女性意识在解放的河床中平缓地流动了三十年之后，突然来到江河与大海的交汇之处。这里波激浪涌、四面闻鼓声，浪起千堆雪！女性的生存环境发生剧变，旧的人格模式再也不能适应了，她需要更强大的女性意识，更强大的自我。

时代呼唤新的意识的日出，而新的女性意识确在这入海口冉冉升起。新的人格在塑造之中，旧的在毁灭之间。10年间有过多少次碰撞，又有多少次摔碎了重来。10年，对于历史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瞬间，但对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来说，却是值得写上一笔的瞬间。也许，我们离这个瞬间太近，以致无法准确。清晰地做全景式的勾勒；也许这个时间间隔太短，容不得我们细细品味出其间的深刻隽永并估计出这一文革的真正意义。但是，我们相信这一次崛起，在历史上自有它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后人会把这一页做为女性意识的一个值得注目的关节点。

本书就是截取这一历史的断面，试尝着描绘女性新的人格塑造，曾经历着怎样的过程。

目 录

1 序 苏醒中的女娲

1 上篇 商品大潮洗礼下的女性

2	1. 命运变奏曲
2	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5	被拒的公主
7	○的冲击
12	理论遭到挑战
16	2. 恩宠不再有
16	效益压迫症
21	商品也不相信眼泪
24	3. 女性的忧思
24	“小放牛”再度
30	如果她们只有性
36	“女游击队员”们
41	香烟缭绕中的信女
46	4. 机遇不只属于男性
46	天地大世界
53	新兴星座

59	并非只有一次
62	5.女性新大陆
62	高原在隆起
66	造山运动
68	走向多元
73	中篇 八面来风与心理再造
女性新人格的形成
73	1.新的湿润——商品意识的萌动
73	有了潮涨潮落，就显出落差了
78	潮水漫过，是种子都迅速膨胀起来
81	那怕只吸收了一滴水，这膨胀了的种子再也不会收缩了
85	2.疲软中的骚动——情感意识的发展
86	追求无悔
88	圆满的冲动
91	骚动的甜酸苦辣
94	3.“雄化”与找回女人味——审美意识演变
94	“雄化”的社会蕴意
96	女性审美意识的历史沧桑
98	找回女人味
101	雄化的喜与忧
104	4.并不逃避成功——成就意识的勃发
104	“逃避成功”神话的消失

109	无法分享的军功章
112	女人三级跳
116	渴望成功与反应过度症
121	干杯！为成功也为失败的女人
124	5.解不开的心结——角色意识的冲突
124	新困惑，老话题
127	难以走出的困境
131	钟摆开始向回摆动
138	并非完全是悲剧
143	6.“人群是一位女人”与女人是一个群体 ——群体意识的发展
143	人群是一位女人
145	成长中的女性群
149	拒绝认同
153	走出“防卫”的圈子
156	7.重建女性文化——文化意识的跃迁
156	胜利了的女性何处去
159	“男人不够优秀”
164	文化破土
167	女性文化诠释
170	女性寻梦
170	简短的小结
174	下篇 走向未来
174	1.为今天定位——女性意识发展水平析

174	今日在何方
181	足迹纷沓
187	2. 立交桥上的眩晕——发展的代价
187	失去导引者之后
189	人在立交桥
191	历史的借鉴
197	3. 女人应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
197	从“人见人爱的东方女性”谈起
198	裂变的女人形象
201	女人能否不再“做”
205	发展也有上限
209	尾声 女人、妇人、新女性
212	后记

上篇

商品大潮洗礼下的女性

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场空前广泛深刻的变革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始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初始无声无息地漫来，很快就席卷大地，激起阵阵波涛声使人犹处万面鼓声之中。旧的经济结构受到一波又一波的震撼。在这震荡中，亿万人的生活方式不能不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亦不能不重新决定取舍。一切皆变，一切的一切都要在这新的权威面前经受选择…

…

探讨当代女性新人格的形成，不能离开这一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不能不了解把握女性生存环境在改革开放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命运变奏曲

“这个世界对男人来说没有多大变化，对于女人来说，却极大地改变了。”

张辛欣

1988年对于中国的女性来说，可以说是爆炸性的一年。倾刻之间，她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仿佛原本搭乘着一辆悠然行驶的公共汽车，突然间车子加速，女性在措手不及之际面临被抛甩出去的危险。

“优化”——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88年1月号的《中国妇女》发起了《1988年——女人的出路》的讨论。寻找女人的出路？不是近乎耸人听闻吗？解放30年，妇女从未有过出路问题的担忧。她们有的只是康庄大道，只需迈着新中国妇女特有的自豪步伐铿锵地走下去就是了。如今，出路问题竟然摆在她们面前，是不是不可思议？

当改革把效益观念变成每个厂长、每个经理的必念的真经之时，劳动人事制度中的曾经被掩盖了的弊端就日益突出出来了。国务院原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在全国劳动人事厅（局）长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传统劳动、工资、人事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大锅饭”（见1985年第1期《中国劳动》）。中国的就业格局是“低工资、高就业”，这使企业人浮于事，效益

低下。全国第一线工人不到50%。按五、六十年代的定额，工业企业平均每人每班有效工时不过6小时。若按创造满负荷工作法的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计算，就更少了，不足2.5小时。据估计，中国1.3亿职工队伍中隐性失业者应有1500—3000万之多。这是整个社会背负的一个巨大的包袱。巨大的包袱向何处释放？还是企业自行消化？据报载，陕西省一家化肥厂为了安排多余的职工，竟开了20多个门，派80多人去干门卫——早已超过了内部消化能力。而国家每年发放的工资福利就达500—600个亿，占全国企业每年向国家上缴利税50%。此外，还要另用300—400个亿雇佣农民工，来顶替城里人不愿干的苦、累、脏的岗位。长此以往，企业、国家都将不堪承受如此重负。如果不让压力毁掉我们的企业的话，应有向外释放的去处。解决问题的前景意味着原来捧定铁饭碗的人中的一部分人，手中的饭碗不那么“铁”了。砸掉一部分人的饭碗似乎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砸掉谁的？

“优化组合”、“编余工人”……这一类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生活中，报刊上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名词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明确的指向。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它是冲着女性而来的，因为被“优化”、“编余”下来的多数是女职工。

1987年全国总工会调查了11个省10个行业 660家企业，已经编余职工27100人，占职工总人数的2%，其中62.5%为女性。在一些重型企业甚至占80%以上。而这 660个企业的女职工不过占总数的21%。其中商业服务业“编余”人员中 82%为女性。机械冶金、石油化工、电子纺织，交通运输等

行

业占6成。具体到某些企业，被“优化”下来的甚至达90%。难怪有些报纸惊呼：“优化”成了“男性化”。

被优化下来的结果，当然首先是经济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肖斌臣和施勇峰对山东、湖南、上海、湖北四省1000名失业期一年左右的工人进行调查，“优化”下来后，收入略低的为厂内待业者。持平甚至收入上升的为失业但另有进财门路者，或转向从事个体经营的。而生活水平下降一半的为失业救济金领取者以及失业保险过后患病的人。但受到最大的震撼还是心理的。一位被“优化”下来的女工说：

“回了家，失去了社会的理解和人们的尊重”。多年来，中国妇女享受着平等的权利，早已把工作独立的经济地位作为获得一切的支柱。所以，这种冲击是来得过猛，过大了。她们首先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与性别相关的。有一则报道说：“该厂规定，凡45周岁以上的女工都要下岗，自找工作，4个月内找不到工作就停发工资。她们诚恳地说：‘我们拥护改革，拥护优化组合……但不能只因为我们是女的就不分好歹一律下去。’”（《中国妇女》1989年第1期）。

女性此间普遍产生了一种失落感。某厂一个女干部说：“去年10月，厂领导口头通知她自找工作，11月就停发了她的工资。她流着泪说：‘我工作25年，从没有犯过错误，如今就这样一脚被踢了出来！’”（同上书）另一位女工则愤然地问：“闹了半天，改革就改我们妇女呀！”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初被“优化”下来的女工们，有的得到了安排，有的自谋出路，还有的在企业的起落沉浮中都回去了。那种纷纷落马的势头已经成为昔日的一场恶梦。然而，那种几十年抱定的铁饭碗所培养起来的安定感，满足